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齊文紀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蕭準

南齊文紀卷四

明　梅鼎祚　編

王僧虔　琅琊臨沂人曇首子仕宋為尚書令入齊遷侍中左光禄大夫

論舞并三調哥表　孝武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鍾石施於殿庭順帝昇明二年尚書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論三調哥順帝詔報

臣聞風雅之作由來尚矣大者繫乎興衰其次者著於率舞在於心而木石感鏗鏘奏而國俗移故鄭相出郊辯聲知戚延陵入聘觀樂知風是則音不妄起曲豈徒

奏哥倡既設休戚已徵清濁是均山琴自應斯乃天地之靈和升降之明節今帝道四達禮樂交通誠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缺聞六代潛響舞詠與日月偕湮精靈與風雲俱滅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器而太息此則然矣夫鍾縣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制八佾為體故羽籥擊拊以相諧應季氏獲誚將在於此今揔章舊佾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異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哥鍾一肆克諧女樂以哥為稱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

縣合和鞞拂節數雖會處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鐘舞已諧不欲廢罷别立哥鐘以調羽佾止於别宴不關朝享四縣所奏謹依雅則斯則舊樂前典不墜於地臣昔已制哥磬猶在樂官具以副鐘配成一部即義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商實猶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諒以金縣干戚事絶于斯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危不顧律紀流宕無涯未知所

極排斥典正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以去禮樂有攸序長幼不可以共聞故諠醜之褻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韻獨盡於衣冠夫川震社亡同靈畢戒哀思靡漫異世齊雖咎徵不殊而欣畏並用竊所未譬也方今塵靜畿中波恬海外雅頌得所寔在茲辰臣以為宜命典司務勤課習緝理舊聲迭相開曉凡所遺漏悉使補拾曲全者祿厚藝敏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自勸風以靡之可不訓自革反本還源庶可跂踵

順帝詔報

僧虔表如此夫鐘鼓既陳雅頌斯辨所以懮感人祇化動翔泳頃自金籥弛韻羽佾未凝正俗移風良在兹日昔阮咸清識王度昭奇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便可付外遵詳

上宋順帝論樂表宋昇明二年僧虔為尚書令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

夫懸鐘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禮八佾為儀今揔章羽

佾音服舛異又歌鐘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為務非雅器
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處乖雅體將
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鐘舞已諧重違成憲更立歌鍾
不叅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研理如或可附又
今之清商實由銅雀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
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
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
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譙殺不顧音紀

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于廛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懃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

上齊高帝言郡縣獄表 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因建元二年為光祿大夫上疏上納其言

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寃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

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因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

荅高帝論書啟

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示僧虔古跡十一袠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袠中所無者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

僧虔啟恩眷罔已賜示古迹十一秩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痾輒率短見并述舊聞

具如别牋民間所有秩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奉别目

二十三卷追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亡高祖丞相導　亡曾祖領軍洽

亡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法書要録南齊書言太祖即位僧虔奏前古跡而要録所載其原文也稱故州民當是太宗為西昌侯時耳

上古來能書人名啓録宋羊欣所傳者

臣僧虔啓昨奉敕須古來能書人名臣所知局狹不辨廣悉輒條疏上呈羊欣所撰録一卷尋案未得續更呈聞謹啓按啓此特為僧虔條疏非羊欣所撰録也

秦丞相李斯

秦中車府令趙高右二人善大篆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書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篆小異李斯見師一時

陳留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採斯喜之法真定宣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

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為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

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

陳留邯鄲淳為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鵠後

毛弘鵠弟子今秘書八分皆傳弘法又有左子邑與淳小

異亦有名
京兆杜度為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符堅得摹崔瑗書
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書
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絶倫家之衣帛必先
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
人謂為草聖芝弟昶漢黄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
者多是昶作也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英弟子並善草誕書最優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手寫魏明帝起淩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榜書之榜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仍誡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官至鴻臚少卿誕子少季亦有能稱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

下方羅趙有餘
河間張超亦善草不及崔張
劉德升善為行書不詳何許人
頴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升
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
也二曰章程書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
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會鎮西將軍絕能學父書
改易鄧艾上事皆莫有知也

河東衛覬字伯儒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畧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覬子瓘字伯玉為晉太保採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為草槀草槀是相聞書也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

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晉征南司馬亦善草書

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着痛快

滎陽陳暢晉祕書令史善八分晉宮觀城門皆暢書

滎陽楊肇晉荆州刺史善草隸潘岳誄曰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肇孫經亦善草隸

京兆杜畿魏尚書僕射子恕東郡太守孫預荆州刺史三世善草藳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

太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

江夏李式晉侍中善寫隸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

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

瑯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能章楷謹傳鍾法

晉丞相王導善藁行廙從兄也

王恬晉中將軍會稽内史善隷書導第二子也

王洽晉中書令領軍將軍衆書通善尤能隷行從兄羲之云弟書遂不減吾恬弟也

王珉晉中書令善隷行洽少子也

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内史博精羣法特善草隷羊欣

云古今莫二庾兄子也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藁骨勢不若父而媚趣過之羲之第七子也

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並善草行

王允之衛軍將軍會稽内史亦善草行舒子也

太原王濛晉司徒左長史能草隸子修瑯琊王文學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每省修書云咄咄逼人

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内史善隸行

高平郗愔晉司空會稽内史善章草亦能隷郗超晉中書郎亦善草愔子也

潁川庾亮晉太尉善草行庾翼晉荆州刺史善隷行時與羲之齊名亮弟也

陳郡謝安晉太傅善隷行

高陽許靖民鎮軍祭軍善隷草羲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表表出經日不覺後云幾欲亂真

會稽隱士謝敷胡人康昕並攻隸草飛白本是宮殿題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弘好學不仕常着烏巾時人號為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無不好之自秦至晉凡六十九人○法書要録

啟

臣僧虔啟劉伯寵陶瑾稱敕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令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謦率

管見令官長啟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
或致煩褻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
願少留神照察鑒所啟非敢辭務懼塵聖化謹冒輸請
伏追震怍謹啟

又

臣僧虔啟南臺御史謝憲乃堪驅使臣門義舊粗是所
悉統内新故雜米數十萬斛實須督切憲今請假在此
臣欲折以統攝庶得速辨其煩經督運已有前效謹以

啟聞伏願聽許謹啟淳化帖

答竟陵王子良書南齊書王僧虔本傳載論書一篇昺按唐張彥遠法書要

錄所載此史為詳竇泉述書賦注云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書序古善書人評議無不至當本行于世其真蹟今御史大夫黎翰得之則此論是為答竟陵王明矣當必前別有啟如答高帝論書之例復按姚思廉奉詔論書引唐韓方明授筆要說載張芝至筆力驚絕耳為僧虔答竟陵王書益足明證又考謝靜謝敷一條還有所得之下有辱告至方寸千言也一段張懷瓘書斷載竟陵王答僧虔書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正此中語則此為竟陵答僧虔書明矣又方寸千

言之下有承天凉至不妄言耳一段其爲書記無疑第不知是復與竟陵否今並摘出附後

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

王平南廙是右軍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爲最畫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

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書云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鍾張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

亡從祖中書令珉筆力過于子敬書舊品云有四疋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在荆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

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右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

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絶耳

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郗愔章草亞於右軍

晉齊王攸書京洛以為楷法

李式書右軍云是平南之流可比庾翼王濛書亦可比庾翼

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

庾亮書亦能入録

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脩平生所愛遂以入棺

郗超草書亞于二王緊媚過其父骨力不及也

桓玄書自比右軍議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

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為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

羊欣邱道護並親授于子敬欣書見重一時行草尤善正乃不稱

孔琳之書天然絶逸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授子敬故當在欣後丘殊在羊欣前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然范後背叛皆失故步名亦稍退

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多於

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真本相與不疑元嘉初方就
索還上謝太傅殊禮表亦是其例親聞文皇說此
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為得賞至不重羊欣欣亦
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顔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貨
孔琳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後略無其比但工
夫少自任故未得盡其妙故當劣于羊欣

謝静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居鍾索之美邁古流今是以征南還有所得 按此下必有闕文要録誤以㢆告承天凉二段接上混為一篇

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世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張超字子並河間人衛覬字伯儒河東人為魏尚書僕射謚敬侯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如傷瘦而筆跡精敍亦行於代子瓘字伯玉晉司空太保為楚王所害

瓘採張芝草法取父書參之更為草藳世傳其善瓘子恒字巨山亦能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鉤蠆尾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是誕手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未題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榜題榜去地將二十五丈誕危懼誡子孫絶此楷法又著之家令官至大鴻臚

竟陵王子良報王僧虔書

辱告並五紙舉體精雋靈奧執玩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玩好領軍之静逖答緒方之茂如也昔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疎君處二者之間亦猶仲尼方於季孟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紈體素不妥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静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數屈於陋墨言之使

人於邑若三珍尚存四寳斯覿何但尺素信札動見模式將一字竟丈方寸千言也

王僧虔書此書體式不似與竟陵王

承天涼體豫復欲繕寫一賦傾遲暉采心目俱勞承閲覽祕府備覩羣跡崔張歸美於逸少雖一代所宗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以過於逸少既妙盡深絶便當得之實録然觀前世稱目竊有疑焉崔杜之後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謂

其書銀鈎蠆尾談者誠得其宗劉得昇為鍾胡所師兩賢並有肥瘦之斷元鳴獲釘壁之翫師宜致酒簡之多此亦不能止長俏狸骨右軍以為絶倫其功不可及由此言之而向之論或至投杖聊呈一笑不妄言耳

誡子書　僧虔子慈終齊廬陵王中軍長史志中書令揖大中大夫彬祕書監寂祕書郎

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

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

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從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耶

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八裘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内外八裘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勲無令子亦各

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勲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

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廕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廕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為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異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

復闕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懷終日欺人南史作終日自欺人

與兄子儉書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宋昇元時為尚書令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上表宜命有司務懃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則人思刻厲反體還源庶可跂踵時太祖輔政見納然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至齊建元初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事竟不行

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苻堅敗後東晋

始備金石樂固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令樂署一人粗别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為思之並南齊書

與張緒書

緒字思曼吳郡吳人歷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

僧虔為會稽太守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甞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

瓦石不異採樵者競取入手即成砂礫曾有鶴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創愈然後去僧虔與緒書

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南史

王琰乞郡牒寶章集

太子舍人王琰闕十五字牒在職三載家貧仰希江郢所統小郡謹牒

七月廿四日僧虔啟

題尚書省壁 僧虔宋昇明初為尚書僕射轉尚書令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圓方行止物之定質注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逸是故去之宜疾

王慈 字伯寶僧虔子歷東海太守廬陵王中軍長史

上論朝堂諱榜表 慈除侍中領步兵校尉上表詔付外詳議慈議不行

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緜古

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昺
臣贊庸元吏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
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
無二之貴寅沖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巡宮而灑
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
觀徽跡能無惻隱今扃禁嶽邃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
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
無益于匪躬直述朝堂寧虧于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

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獘軌啟皇齊之孝則

博士李撝議

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注憲表懸之也

太常丞王僩之議

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絶知之者絶則犯觸必衆

儀曹郎任昉議

撝取證明之文僩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牓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為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

王奐字彥孫琅邪臨沂人僧朗孫歷雍州刺史以擅殺拒臺命伏誅

上高帝辭南蠻校尉表與領南蠻校尉南郡內史一歲三遷上表固讓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

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修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兼日者戎燼之後痍毀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强語實安能以相獎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為國計非允

王融字元長琅琊臨沂人僧達孫歷丹陽丞中書郎竟陵王𢓜寧朔將軍鬱林王於獄賜死

上武帝啓求自試

融博學有文才歷太子舍人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叅名盛列纓緌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

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效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忝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南齊書

上武帝論給虜書疏融遷中書郎時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世祖詔答事竟不行

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燭幽去來豳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修懃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豪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貢況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遺思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噍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難鉏

涓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痾容為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慚殊俗至於婚葬之辰猶巾褠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轘于時獯粥初遷犬羊尚結即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倚銷闕北畏勍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絶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偽竊章服歷年將絶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

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隷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顛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摠録則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則邱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虯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處清官游明根

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為帷牀馳射為糇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蹴蹸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絶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别醍乳於冀俗聽雅韶如聾聵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動

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晉彊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孚無思不服鑾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籯於理有愜即事何捐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

武帝答

吾意不異卿今所啟比相見更委悉

上武帝陳北伐疏 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以融掌其

事融好功名因此上表圖成置琅琊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覽焉○藝文作答敕撰漢武北伐圖敔○一作勸高帝北伐敔誤

臣聞情慉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忠烈之士足貴應聲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既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邑嘆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神盡聖

摠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曜拯玄綱於頹絶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宇儀形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霾經術疎淺將邁且軸豈厥與薇皇鑒燭幽天髙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厠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鉛駑樂陳涓壒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

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閒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辮傳歌羌僰踰山黍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勤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于鳳山剏金城于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讎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凉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民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呑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

狥其隳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
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中原澄瀚渚
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
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
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瓊弁星離玉帛雲
聚集三燭于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
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
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

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懽喜

又上疏　朝廷討雍州刺史王奐融復上疏

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嘗不撫卷歎息以為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飡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禄兩升而宴安昃罷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令議者或以西夏為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順

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為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鵝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厨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猶豫犹荐食荒侮伊暹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内難兵力外虚謡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驕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闕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

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訓知人之哲

拜祕書丞謝表

臣聞升離戒晨陰牆不照其景膚雲停夕幽草或漏其津至如明兼就日澤深行雨不有聖德誰或其然所以欽至道而出青阜捨布衣而望朱闕懷祿仕在代耕期榮不謀入用豈悟特擢之例事均延祖置左之恩任光元幹踰溢情涯普燭身表畏翹車而必讓誠濡翼之願

辭旣聖主謂其可施故愚臣黙思自勉

為王儉讓國子祭酒表

竊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資師道尊有來攸尚匪曰蘭芷疇變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遷素絲之質太平御覽

又表

況臣仁慙富似德謝潤身識漏令經器非匣重何以昇隆道於殊年反斯文於遥日將使良璣脩竹無增瑩羽敬遜務時遂蹇早歳

又表

臣聞修瓦方湛弱露雹而取霞懸衡紀正輕塵委而必移況臣才非應俗用乖知治取其集木飲氷旌懸輪騖方臣之念未足言矣

謝敕賜御裘等啟

雲衣降授仙裾曲委榮振素里澤駭蓬心昔漢帝觧裘不獨前寵曹王褫帶復降今恩

謝敕賜米啟

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壥上虧温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横集天私妄委

謝竟陵王賜扇啟

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比圓綃有兼玩實輕踰雪羽潔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綺况復動製聖衷垂言炯戒載摹聽眎式範樞機

謝竟陵王賜納裘啟

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間每流斛裘之賜徧委

謝司徒賜紫鮓啓

東越水羞實鏊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杷鮓魚之最

謝武陵王賜弓啓

殿下摛藻蕙樓暢藝蘭苑敷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的免園掩秀鄴水慚奇融揖讓未工濫陪升飲之賞操

弘反正繆奉招賢之錫文韜鏤景逸幹捎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捎初學記作摽升作下誤

謝安陸王賜銀鉢啟

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奇見符神愚撤膳器於珍羞之錫降寶玩於簞瓢之門並藝文類聚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永明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為曲水詩序

文藻富麗虜使宋弁謂融曰昔覲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遥襄城之域體元則大帳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瑤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邱之歎遷鄮息大垌之懋紹清和于帝猷聯顯懿于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

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輝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宏而不殺猶且具明發寢昃晷忘餐念負重于春冰懷御奔于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東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于一人光耀究于四

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踬昌姬韜軼炎漢元宰
比肩于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陜流勿翦之歡來仕
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芾斯皇室家
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
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莱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
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邁軸之疾已消興廉舉
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協律揔章之司
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辨氣朔

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彯揺猛武扛兕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䜛莠茂閒攘爭掩息稀鳴桴于砥路鞠茂草于圓扉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隣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黄玆白之駟盈衍儲邸充牣郊虞匭牘相尋鞮

譯無曠一尉候于西東合車書于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縷旌卷悠悠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巳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兹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

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奥區之轃丹陵弱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膴膴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虚檐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潺湲徑復新蓱泛沚華桐發岫雜夭采於柔荑亂嚶聲于緜羽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既而滅宿澄霞登光

辨色戒道執殳展軨效駕徐鑾警節明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建旗拂蜺揚葭振木魚甲煙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瑵之飾絕景追風之騎昭灼甄部駔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罕岳鎮淵渟睟容有穆賔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稌佾陳階金匏在席咸奏翹舞籥動邠詩名鳴鳥于弇州追伶倫于嶰谷發參差于王子傳妙靡于帝江正歌有闕羽觴

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皇太子哀策文

繐幕啓塗銅池從殯篠鐸既行枚綍且引皇帝痛粢盛之闕奉哀匕鬯之有亡憫含嗟乎崇正顧掩欷于承光式睠元良永懷人寶俾兹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為契合聖如

規地維尅位月紀詟期哀纆晦朔燧改歳時檀粥不溢
董桂無滋俛終心禮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纉戎上德將
叶人神永貽家國用稽嗣典實引儲則庸器改物徽號
崇名往辭緑蓋來馭朱纓斾旗旖旎鸞鑣聲明守器宣
華訪安永福上漏驂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奐儀載肅
至誠莫感遐福空辭氛程月志祲動年司素嫉犯列青
雲失滋中極軫夢當户陳詩楚樂毀方秦醫反轍髙議
虛演奇文徒説遠賔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

棣嗚呼哀哉軒帷高寂庭帳深陰鶴關晝掩皃燈夜沈仍襲未改容餘如臨曖徽儀而可慕標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章弁告期麻衣請日辨域展圖揚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揔葭挽之哀凄視風煙之蕭瑟嗚呼哀哉飾麾輅而南指轉旌羽而北徂車結軫于雕轂馬緩節于金蘇寄靈心於萬象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沈山荒涼而遂晚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顧如疑於將反嗚呼哀哉

永嘉長公主墓志銘

作儀阿媛取儷漢妃相金漏質禯李懋暉肅穆婦容靜恭女德顧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郁夷與仁寘黙宵燧亡明曉挽已聲松門嚴凋泉帳寒清悠哉白日罇彼佳城

豫章文獻王墓誌銘

領袖傾淪人綱弛沒半嶽摧峯中河墜月眷然曉隧如何夜臺鯨驂惋慕篠吹徘徊千秋萬祀顧有餘哀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簴待賢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祗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畒之禮虢公納諫漢文欽三推之義賈生直言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兹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清明泠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貧擅富浸以為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舄鹵可腴恐時無史白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氓俗

澆弛法令滋彰胏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昃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晝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歌鷄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無既龜貝積寢緡緫專用世代滋多銷漏參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産闕存歲之貲惟瘼卹隱無捨矜歎上帝

溥臨賜朕休寶卭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充都内之金絽圜府之職但亦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歴明時貽遷革之運改憲敕法審刑德之原分命顯於唐官文條本於鄒説及竭吏廢職昧谷虧方漢柬素祇之徵魏稱黄星之驗紛爭徙軫疑論無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

丑殊建别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故恤貧緩賦省傜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謡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黄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兹已降游惰寔繁若閑冗畢弃則横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陜良守共治下邑必擇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有

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紗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畧岀連城守闕爾無聞豈薪櫕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于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弃本狥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

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旣道而權令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闗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欵通和布德脩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賔所以闗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

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王秀之字伯奮瑯邪臨沂人歷吳興太守

與朝士書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宋明帝時為晉平太守以廉惠稱後秀之為郡與朝士書

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南齊書

貽宗測書

測少静退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又貽書

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南史

王遂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歷光禄大夫加侍中

大輅議宋昇明三年錫齊王大輅戎輅各一乘黄五路無大輅戎輅左丞王遂之議太尉左長史王儉議宜用金輅九旒

大輅殷之祭車故不登周輅之名而明堂位云大輅殷輅也注云大輅木輅也月令中央土乘大輅注云殷輅也禮器大輅繁纓一就注云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周禮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則周之木輅殷之大輅也周革路建太白以即戎此則戎輅也意謂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故錫以殷祭天之車與周之即戎之路祀則以殷戎必以周者明郊天義遠建前代之禮即戎事近故以今世之制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于帝郊天必以大輅以錫諸侯良有以也今木路即大路也

奏彈兼中丞袁彖 彖彈謝超宗言辭依違世祖復使右丞王逡之併彈彖詔從超宗彖禁錮

臣聞行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

纓稱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者也今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啟彈征北諮議祭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險放悖議與真囂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寔彖之由尋超宗植性險戾稟行凶詖豺狼野心久暴遐邇張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釁而稱怨痛枉形于言貌協附奸邪疑間勲

烈搆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
容輕文畧奏又彈事舊體品第不簡而疊厍殊常者旨
命議親奏以彰深譽況趋宗罪逾四凶過窮南竹雖下
輒收而文止黄案沈浮并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綱
將替彖才識疎淺質幹無聞憑戚昇榮因慈荷任不能
克己厲情少酬恩奬撓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糾正邦
違式明王度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彖所居官解兼御
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止視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

司馬侃雖承稟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日令史畢微不足申盡啓可奉行侃奏彈之始臣等並即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疎謬之愆伏追震悚

武帝詔

超宗釁同大逆罪不容誅豖歷情欺國愛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收治免官如案禁錮十年

王顥遂之從弟珪之子仕中軍參軍

上齊職儀啓 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顯啓上詔付秘閣

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為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録黜陟遷補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啓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刋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秘府南齊書

王晏 字士彥琅邪臨沂人歷尚書令進號驃騎大將軍為明帝所誅

文惠太子喪服議 永明十一年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詔依所議

案喪服經為君之父長子同齊衰朞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朞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朞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禰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

又奏詔曰既久廢便停

案喪服經雖有妾為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准不復追行

又奏詔依議

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朞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朞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應並通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世朞喪降在大功者婚禮廢樂以申

私戚通以前典

又奏詔可

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設祭尋比世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為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

啟武帝（江斅永明七年從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啟）

江斅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

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

武帝答

斅常啟吾為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

王晏右僕射徐孝嗣吏部尚書何胤侍中

故太子祔廟奏永明十一年議詔可

故太子祔太廟既無先准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太

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太常主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陰室之祭太孫宜親自祭奠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晏從弟歷侍中度支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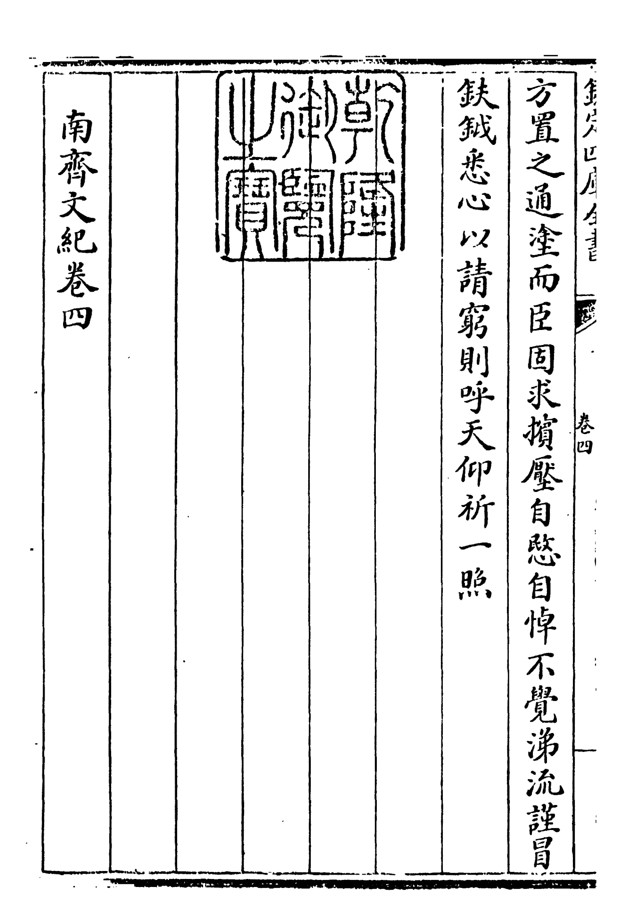
上明帝固讓吏部郎表思遠以從兄晏為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表上改授司徒左長史

近頻煩歸啟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黙為疑正以

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僂僂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己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實墜今若祇膺所忝三公不足為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為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為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憐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聖恩

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愍自悼不覺涕流謹冒

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



南齊文紀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齊文紀卷六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蕭　淮
謄録監生臣譚世緯

南齊文紀卷五

明　梅鼎祚　編

柳世隆

字彦緒河東解人歷尚書令侍中左光祿大夫

與劉懷慰書

尺牘作蕭緬與劉懷惠並誤

懷慰為齊郡太守太祖手敕褒賞世隆為兖州刺史與懷慰書

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南史

論土斷條格奏

南兖州鎮廣陵永明元年刺史柳世隆奏于是濟陰下邳淮陽東莞屬縣之散居無實土者及州治立見省民戶帖屬○南齊書

尚書符下土斷條格并省僑郡縣凡諸流寓本無定慰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届海隅今專罷僑邦不省荒邑雜居舛止與先不異離為區斷無革游濫謂應同省隨界并帖若鄉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區域易分者别詳立

劉善明平原人懷珍族弟歷宣城太守卒

上高帝陳事表太祖踐阼以善明勲誠拜授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至郡上表陳事

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内無主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輝自天照湛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鯨鯢自翦垂拱雲帟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胄臨皇歷正位宸居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恒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

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澆漓億兆倒懸仰齊蘇
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宵慭
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瞽言芻議伏待斧鉞
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為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
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為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
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
量賜其三以為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令
事實相副其四以為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

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畧以待事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為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為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為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為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為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辨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為交州險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致怨叛今大化創始

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揺動邉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寳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

遺崔祖思書

善明與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兾二州善明遺書

昔時之游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于林杪追素月于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畧在眼中矣歴代參差萬

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機古今豈殊此
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虵于外桀秉復為異識所推
惟有京鎮創為聖基遂乃擢吾為首佐授吾以大郡付
吾閫中委吾留任既不辨有抽劍兩城之用横槊搴旗
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
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羮布被
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别入國
不與公卿游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惟知奉主以忠

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令嗚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泰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遺遊辮之士為鄉導之使輕裝啟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耶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南齊書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琰七世孫歷督青冀二州刺史

上太祖陳政事啟

太祖齊國建祖思遷齊國内史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黄門侍郎啟陳政事上優詔報答

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禍革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為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遣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

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

又

漢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劔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産不為露臺劉備取帳鈎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皁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幬三齊苮席五盞盤挑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

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瓠充御瓊簪玉箸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牆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從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

又

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惟以獄市為寄餘無所言路温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决獄無寃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户

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茍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

又

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户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三百八十八

人令户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惟置鍾簴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

又

論儒者以德化為本談法者以刻削為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為國之關楗然

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勲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眚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雠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

又

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

天之儲實極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頳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關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

又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汚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訣為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

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為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効也漢徵貢禹為諫大夫矢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縶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即善

又

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名而自至矣並南齊書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仕宋為尚書右丞齊遷驍騎將軍黄門郎領本部中正

上宋後廢帝陳時事表元徽四年玩之為尚書右丞上表帝優詔報之

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

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兗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蓋為寡薄天府所資唯有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引費四倍元嘉二衛臺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埳磚瓦雙匱敕令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舍日就傾頹第宅府署類多穿毀視不遑救知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恒不周既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于今日昔歲奉敕課以揚徐衆逋凡入米穀

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五萬匹雜物在外賴此相贍故得推移即今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深懼供用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官蹇祿署府謝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紫之容國底無以贍勲求無以給如愚管所慮不月則蹶矣經國遠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祇勤心存于匪懈起伏震遽事屬冒聞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氓祇齊懽高卑同泰

上高帝言黃籍表 太祖詔朝臣以黃籍巧偽欲革其弊玩之上表納之

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愚謹陳安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姧姧彌深而却彌多

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黄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奥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有虚昧州縣同咎今户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𨺚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

者三分殆無一焉勲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録復為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温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所上多非實録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衆舉郵為禄實潤甚微而入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為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户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

寧喪終身疾病長臥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嫗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為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遥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為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得實一作得知部作郡昔為一作昔為

告退表 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許之

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為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為性不懶惰而倦怠頻來耳目本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末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饑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

恨馬久甘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絏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受命於道消之晨効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効也降慶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慚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為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跋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甞厭屈于勲權長溺于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也豪

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為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下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邱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歷豫章内史

與親知書

虞玩之建元時為黄門郎告退許之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儉逷並恨之至是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

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南史

上高帝辭御史大夫啓

臣自歷榮南憲星晷交春謬閒弱奏劾無空月豈唯不能使藩邦斂手豪右屏氣乃遣聽巳纂之𦐇替網觸羅之鳥而猶以此里失鄉黨之和朝絶比肩之顧覆背騰其喉脣武人厲其觜吻怨之所聚勢難久堪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氏載祀六十歷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

高帝答

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為本而忽憚世誚卿便當辭之如事可獲何惰晚節耶 南齊書

孔覬

上高帝鑄錢均貨議

宋代太祖輔政欲鑄錢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上議辭證甚博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會晏駕事寢

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

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宜開置泉府方收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

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摩澤
緇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售緇染不
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緇
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
長也若官鑄已布于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
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
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
無爭衣食滋殖矣

胡諧之 豫章南昌人歷度支尚書領衛尉

上高帝解職表 諧之為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兄謨之亡上表解職不許

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諶之復早殞没與亡弟二兄臣謨之銜慼家庭得蒙訓長情同極廕何圖一旦奄見弃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

陸澄 字彦淵吳人領國子祭酒歷散騎常侍

宋皇太子朝賀服議 宋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衮冕九章澄時兼左

丞與儀曹郎

丘仲起議

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絶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

上齊高帝自理表 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為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時澄為御史中丞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官澄上表自理詔付外詳議尚書令

褚淵奏高

帝下詔

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

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
茂典棨遐啟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
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
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為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
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近代
之宗其為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憚罰自觧屬疾遊行初
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祕直彈中丞
孔欣時又云别攝蘭臺檢校比徑彈中丞之謂唯左丞

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牢
臣引咎謝愆而責帥之劾曽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
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祕霸季之
貴道濟元勲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
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為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
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奥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
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
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

承天彈呂萬齡並不歸罪皆為重劾凡茲十彈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謐彈王僧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謐彈在今龕黜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依以為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乏謬奉國憲令遐所糾既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為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請素飡之責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由

天鑒

尚書令褚淵奏

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准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兖州刺史鄭從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邱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

山士官中丞何勖不糾亦免勗官左丞劉矇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亦免惠開官左丞徐爰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結免澄謏開膚見貽㩻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

高帝詔

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

與王儉書

澄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

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

帝典乃與儉書論之儉答書

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于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

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儁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安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顔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于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别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

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為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

王儉答書

易體微遠實冠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畧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倉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並南齊書

顧測

與太守蕭緬牋

測為揚州主簿以兩奴就陸澄弟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賣券澄為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緬測遂為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

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為況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南齊書

何昌寓

字儼望廬江灊人仕宋湘東太守入齊歷侍中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南齊書何昌寓傳云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佟之太常卿昌寓齊明帝建武四年卒年五十一梁書何佟之

傳云祖劭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之梁天監二年卒年五十五則昌寓父何佟之別自一人非後載議禮入梁之何佟之也然皆廬江灊人姓名並同時代相接亦是難曉

與驍騎大將軍蕭道成啟

昌寓先為建平王景素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為湘東太守為齊太祖蕭道成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啟道成又與司空褚淵書淵答之道成嘉其義轉為記室

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

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悲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羣小搆扇異端共令傾覆懸慗之非古人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銜感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而王夷處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闊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究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恵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

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為萬代寃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膓紓憤仰希神照辨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黄壚分軀碎首不足上謝

與司空褚淵書

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于黄泉者為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于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

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為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沖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清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

淚交横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觧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並彰于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雲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畢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于盛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

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尚
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存敦厚而今疑似未辨為世
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内理宛枉明是非存亡
國繼絶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
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寃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
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

褚淵答書

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

元徽末悖專欲委咎阮揚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並南齊書

劉璡字子璥璥弟歷射聲校尉卒官

上高帝訟宋建平王景素寃書景素敗後故記室參軍王螭故主簿何昌寓並上書訟寃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璡又上書不省璡初舉秀才為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至永明中詔以王禮葬

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壘翟議雲

悌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爲衛軍隱難於晉公子殪之李牧北逝彊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劒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諂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骨肉離絶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歔欷奏樂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

髓氣凝霜霰令璇曁啟運人神攺物生罪尚宥死宥必申臣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為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為暴也泰仁獲麑知其可為傅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太始元徽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

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棄先君豈避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呴呴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己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葅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于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紲王愴然

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飢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寃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于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于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内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荆州高齋刻楹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無它嬖私不耽内寵姬嬙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

獻鏤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己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荆州也時獻太妃初覺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入為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為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為子不奉親之窀穸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倔彊便應高枕江漢何為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内義重太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旨者忌明同枉者毀正擲

弦為鉤張一作百行坐欬噫皆生風塵會王李符負罪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摧醜相扇鴟梟奮翼王雖遘愍離凶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斥滿素虞玩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渙實為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俯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既彰羣小之姦慝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廟

閤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與等遣司馬孫謙歸欵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傅構其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祇祖因民情囂蕩揚聲北奔紿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既素籍異論謂為信然

收卒疲弱志在按散氷炭在懐但恐遅後何圖兵以順出翻為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諠譁幻惑皆出輦轂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檻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絶矣玆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為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不恤

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它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揚運長阮佃夫為有辠耶為無辠耶若其無辠何故為戮若其有辠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媿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

天下過大梁躡燕代修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淩之冤而詔其孫為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彦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逢明聖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請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于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遵英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惱德臣懼方今之人不

復為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汚隆乎茍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為來胄垂範之如此儻能降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鸛鳴阜垤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沉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横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内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宋書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累徵不就

上高帝治綱表歡篤志好學隱遯不仕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為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東歸

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

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删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劉思効散騎負外郎

上高帝陳讜言表太祖下詔與顧歡並加顯異

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服伎樂相爭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偽薄賦歛省傜役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變歷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鴟梟之巢青邱為狐兔之窟虐害踰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

壤童孺視編髪而慙生耆老看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弔甿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遣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即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塵滅而已哉

高帝詔

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佇夢巖濱垂精管庫旰食縈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效或至自邱園或越在冗位並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閣辨章治體有協朕心

令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歎近已加矜貴思效可付選銓序以顯讜言

裴叔業 河東聞喜人歷南兗州刺州

上高帝言梁益疏 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云

成都沃壤四塞為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趑趄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朝廷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

蜀揔益梁南秦為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啟嶓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黨威令既行民夷必服

南齊文紀卷五